

玉

□王春鸣

花边系马

看见一只小狗拆家,我跟陶然聊起自己小时候拆家的糗事。因为没有玩具,爸爸的东风牌手表,英雄牌钢笔,都被我拆得稀稀拉拉无法复原;他别在几个红袖章上的上百个毛主席像章,也被我全部滚到马路上;家里有几把生锈的刺刀、宝剑,被我在无聊的时候甩了河里。最可怕的是在箱底里翻到他们的结婚证书,展开来一张描龙绣凤的大红笺,簪花小楷写得密密麻麻,我只识得一个“王”字……不知道为什么带了它去上厕所,就没有再带回屋。这些行为毫无章法,我至今都对自己百思不得其解。陶然说他小时候,院子里的小孩喜欢聚在一起滚铜钱,站在那里把铜钱从斜放的青砖上滚下去,看谁的滚起来了,并且滚得远。他没有铜钱,在家里翻到一个花纹精美的玉璧,圆形而有方孔,权且用它代替吧,暗暗发誓要滚得最远,谁知道瞄准青砖扔下去,就碎成了两半。当时只有四五岁,四五岁的其他事情都忘了,唯有这个玉璧记得很牢,因为当时太失望了,竟然一次都没有滚得起来就碎了!

喜欢拆家的孩子却曾被叫作“宝宝”,我也是,陶然也是。古人的造字真有意思,家里面有一块玉,就是个宝。孩子小的时候,不管多皮,都会被长辈唤作宝宝。更有以玉为名的,像《红楼梦》里,黛玉、宝玉,一块顽石或一

块美玉,被赋予多少人生期待!

珍贵的东西对宝宝们来说没有什么物质价值,它唯一的意义就是换来一时的开心。我长大以后也是这样,连本该最重视的衣着打扮也是如此,只喜欢一袭布衣行过香艳。谁知道如今年愈老,对物和美的贪恋却越重,尤其是繁华贵重的首饰,就是去逛博物馆,我也不喜欢砖石瓦砾、生锈的青铜、氧化的白银,专挑墓葬中的玉器先看。玉璧、玉文、玉珏、玉佩、发簪、金缕玉衣……不管是礼器还是饰物,都喜欢,既喜欢它们天然的纹理、光华,也喜欢其上精致雕琢的龙凤纹、卷云纹、瑞虎纹……

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,美玉和加之其上的工艺,成就了古人对玉的比德和附会。

《周礼》专有一章《玉人之事》,孔子的比德之说就由此而来,说玉有十一德,即“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、天、地、道、德、忠、乐”,皆因其质纯洁,精光内蕴,圆融无碍。因此玉就被用来象征君子。所谓“古之君子必佩玉,右微角,左宫羽,趋以《采齐》,行以《肆夏》,周还中规,折还中矩,进则揖之,退则扬之,然而玉锵鸣也……”这该是礼乐大盛的时代,上层精英们的组合垂饰和礼仪行止。而今君子比较少,也许,跟穷、配不起玉,因而无法规正自己也大有关系啊。

还好有博物馆,让人隔着展柜,也能听到佩玉锵锵的声音,据说这玉饰相叩的声音不仅与男人有关,也象征着古时女子的德音,以前看到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,简直不能相信这

个冷淡的夫子,会为一个美女热血沸腾,而这个美女,我们是先听到她的声音的——“佩鸣玉以比洁,齐幽兰以争芬。”苏轼称赞这篇“好色而不淫,合乎风骚之旨”,确实,女子佩玉比戴金银更多一些仙气。

我得到的第一件玉器,是散步时买的一个玉镯,它被单独放在一个展柜里,用射灯打着,翠色与紫絮隐隐约约,半浮雕的鲤鱼、卷云、蝙蝠、灵芝环绕整个镯身——玉在今天脱离了比德,却没有脱离吉祥的寓意。这块石头,曾经如此隆重地等我。从此,看见我手腕的人都多了一些品评,说好看,又说雕成这样,说明这块玉料有裂纹。在石头里经历漫长的孕育,遭遇岩浆侵入、火山喷溢,再沉积变质,美而有裂纹,是多么正常的事啊!

它们除了被岁月撞击,也会被时间消磨,尤其是和田玉。我有一串成色平平的籽玉,带着些微的原皮和瑕疵,每一颗都不完美,每一颗又独一无二。对着光看它,羊脂般的湿润中隐现沧桑,既有月光之色,又有风声飒飒。据说这种玉石夹生在海拔几千米的山岩中,风化破碎崩落,再被忽然而至的雨冲进深涧,又在枯水季,从干涸的河床中被开采出来,它怎么会没有伤痕呢。

“登昆仑兮食玉英”,据说玉石是阴阳二气的纯精,所以古代有食玉的风俗,那么多的玉,为什么流传世的那么少?估计都被有钱又体弱的古人吃掉了。毕竟《本草纲目》中都说了,玉石可以“除中热,解烦闷,助声喉,滋毛发、养五脏,安魂魄,疏血脉”。苏州的燕子姐,送给我一块梅花鹿的古玉挂饰,说是寓意快乐。情绪再低落,我也只是看看它,实在不舍得吃。



醉秋风

郭俊摄

青春的月光

——听贝多芬《月光奏鸣曲》

□木火



四季乐韵

青春,爱情,月光……那是一组美妙的联想,蕴含了最美好的向往和最炽盛的热情,但也蕴含着内心的犹豫、挣扎和痛苦,甚至是深深的迷惘。

工作之后的第二年,休养在乡下老家,从春到秋,一直处于焦虑与无奈中。乡村的夜晚,宁静得让人窒息。夜半醒来,一缕清纯明净的月光透过小窗,肆意地倾泻在床上,似一组金色的旋律,奏响于寂寞的世界;又似一帘蓝色的幽梦,装点着神秘的夜晚。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富有节奏的号子声,接着是一片嗡嗡的机器声。会是谁在劳作呢?那应是在不远处的那条运河,船儿搁浅了吧?我想象着,任那交替的声响激荡着我的心。

这样的月夜,耳边回响起了那首《伏尔加纤夫曲》:“嗨嗨哟哟、嗨嗨哟哟,齐心合力把纤拉 嗨嗨哟哟、嗨嗨哟哟,拉完一把又一把……”那由远到近由弱到强的号子声是那么的迷蒙深沉而又催人奋进。这样的月夜,也回响起了那段时间常听的贝多芬《月光奏鸣曲》,从低沉到高昂,从忧郁到开朗,从轻柔

的倾诉到激越的咆哮,从静止的冥想到热烈的舞蹈……似有钢琴声敲打着我心灵的窗户,尤其是那激越的第三乐章,一下子完全消退了睡意,翻身起床,写下激昂的诗句:燃烧!把空对月的伤怀烧成灰烬/燃烧!把憾月缺的怅惘烧成炽旺的野火/用你明亮的眼,灵敏的耳/用你沸腾的血去主导那条月光流成的河/梦与梦的挤迫中/让它咆哮在青春的山巅/让它轰鸣在生命的大地……

那是年轻时的一段心灵印记,再回首细细品味,感慨不已:同样激动人心的是贝多芬的音乐,不同的是我已没有那般的诗情。毕竟,二十多年的光阴倏忽而过,青春已不再!从容的旅程,淡定的心,品味不了青春和爱情的滋味,即使是一样的月光,也是另一番的心境。

就这样,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沉淀在我记忆的深处。如今听来,只是怀念。

三个乐章,从持续的慢板,到小快板,再到激动的急板,短短16分钟左右的音乐,情绪的激烈变化,让人感觉了一种莽撞的青春——从安静的深思中蓄积力量,从隐约的伤感中愤然而起,燃烧,燃烧!咆哮,轰鸣!

那还是你想象中的月光吗?

对于“月光”,慕名已久,小学语文课本上就读到了这样的故事:音乐家贝多芬月夜里偶遇一位盲女,在她的感召下即兴演奏了这部作品。《月光奏鸣曲》由此沉浸在想象中的朦胧月光里,并在童年的记忆中根深蒂固。

其实,“月光”这个标题并非出自贝多芬本人。在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中,只有第八首“悲怆”、第二十六首“告别”的标题由他亲自所加。第十四首钢琴奏鸣曲之所以被称为“月光”,是由于德国诗人路德维希把该曲比作瑞士琉森湖上的月光,乐曲也因这一标题和传说而特别出名。

俄国钢琴家安东·鲁宾什坦(1829—1894)反对用“月光”来解释这个曲子:“月光在音乐描写里应该是冥想、沉思、安静的,总之是柔和光明的情绪。《升c小调奏鸣曲》第一乐章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,完全是悲剧性的(用小调来暗示),因此是布满云彩的天空,是阴郁的情绪。末乐章是狂暴

的、热情的,表现的正是和温柔的明月完全相反的东西。只有短短的第二乐章可以说是一瞬间的月光……”

然而,月光,是每个人的月光;青春,是每个人的青春!月光可以是朦胧的,也可以是清朗的,可以是沉静的,也可以是激动的,可以是忧郁的,也可以是昂扬的。我的青春岁月里,梦想着“青春与爱的火焰宁静而热烈地燃烧”,也渴望着“沸腾的血汹涌成月光流成的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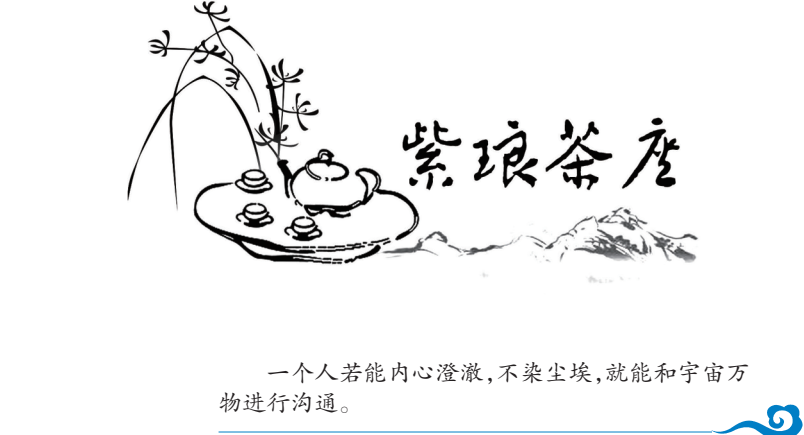
《月光奏鸣曲》作于1801年,那年,贝多芬31岁,青春的腰上。当时正和小他14岁的朱丽法塔·贵格尔第相爱,她是他的学生,也是位大家闺秀。爱情的甘露滋润着贝多芬那颗沧桑的心,燃起对美好未来的强烈憧憬,这首曲子便题献给这位热恋中的情人。这一年的深秋,贝多芬写给朋友韦格勒的信中说:“现在我生活意思多了,和别人来往也多了……这种变化完全是因为一位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促成的;她爱我,我也爱她。两年以来,我第一次享受到了幸福时光。”然而,仅仅一年,他们便分手了,贵恰尔第嫁给了一位门当户对的伯爵。这段爱情最终给了贝多芬巨大的刺激:一是自己的耳疾,二是门第的悬殊。

即使抛开了“月光”的束缚,《月光奏鸣曲》至少离不了爱情的忧郁和青春的冲动。在那缥缈的爱情里,贝多芬的内心定然不会平静如水。俄国艺术批评家斯塔索夫听了安东·鲁宾什坦演奏此曲第一章的印象是:“……从远处、远处,好像从望不见的灵魂深处忽然升起静穆的声音。有一些声音是忧郁的,充满了无限的愁思,另一些是沉思的,纷至沓来的回忆,阴暗的预兆……”

某日观影,当电影里的主人公在钢琴上敲出两声分解和弦时,我就听出了是《月光奏鸣曲》的第一乐章,一种幽暗的心绪,却有一丝明媚的期待……刹那间,青春的记忆浮现于眼前。

爱情如空中楼阁,未来似海市蜃楼,没有金钱,没有地位,甚至没有健康的身体;有的是青春的梦想,有的是执着的追求,有的是奋进的力量。不知道这样的描述是否符合贝多芬创作此曲时的心境,却是年轻的我听着《月光奏鸣曲》写下长诗之际一缕清晰的心迹。

感谢《月光奏鸣曲》,在我彷徨的青春里,在那清冷的月光下,给了我方向,给了我力量!



一个人若能内心澄澈,不染尘埃,就能和宇宙万物进行沟通。

一个人的栖霞寺

□江 徐



坐看苍苔

我们去往一个地方,也许是因为读到一段话,或者一幅画。

去南京参加读书班,提早一天出发,因为想重游栖霞山。凌晨五点半,透过酒店的窗,看见远处山脉起伏,像侧卧的女子的妖娆曲线。

我去得早,不但省去门票,也避开了游客的摩肩接踵。栖霞寺在栖霞山西麓,放眼北望,寺院空旷,回字朱栏,鳞次黛瓦,再往上是山上蓊蓊的丛林。老和尚立在古树下,静如糖人。祖堂廊下挂有一幅书法作品,走近了看,是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。

绕过毗卢宝殿,走至后门,莲花幡长垂,晨光打在朱红蜡绿繁复庄穆的佛像上,让人想发出赞叹,似乎是为佛像,又似乎为恰好的晨光,或者是为它们背后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。山上枫叶还没泛红。没有香客喧扰的古寺,弥散着绚烂的宁静。绚烂是色,宁静为空。门楣两侧挂着对联:

有感即通千江有水千江月
无机不被万里无云万里天
之前读到过南宋雷庵正受《嘉泰普灯录》中的名句:千江有水千江月,万里无云万里天。一个人若能内心澄澈,不染尘埃,就能和宇宙万物进行沟通。世界处处藏有机锋,你能否感知,能否触机,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心。

晨光斜照,染了松柏,松柏的影子又印在白墙上,略微倾斜,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秋天,某个黄昏,乘车,窗外晃过飞驰的树与夕阳的光影。

漫步山道,细看山岩石佛。千佛岩,中国唯一的南朝石窟。这些

那个时候,人和事,都因简单而美好。

听说……

□杨 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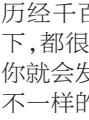


兼得斋夜话

那天,吴伟兄邀我去他家坐坐。当龙井茶的清香弥漫开来时,他扔给我一支笔、两张纸,说:“我说,你听,把关键的记下来。感兴趣时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吧。”

以下是他的讲述: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。海门师范老校长陈祖仁,原是海门麒麟中学校长,学历史出身,爱才惜才,他“收留”过多位有才学但一时返不了城的知青,并给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。每逢传统节日,考虑到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会特别想家,陈校长便邀他们去自己家里过节,八月半去他家吃老鸭,那是铁定的节目。不久,陈校长调任海门师范,把爱才惜才的传统也带了过来。1976年5月,时任南通地区教育局局长沈春生到海师视察,提到中小学音美体教师奇缺,商定由海师培养一批音体美专职教师。当时南通地区的南通师范、如皋师范都有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强项,海门师范就借此契机,决定在“小三门”——音美体师资的培养上做出自己的特色。后来的历任校长姚雨南、沈鼎尧、丁兆雄等,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特色。陈校长对办好美术班特别有信心,因为他看到有的美术教师虽然没有学生可带,可仍旧每晚在办公室用功到十点才休息。陈校长说:“我们有这么好的老师,还怕教不好学生嘛?”

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,由于三个伟人的逝世,首届美术班的招生一直拖到年底才进行,招来的学生年龄参差,水平悬殊。美术班的学制是两年的,这样一来学生实际学习时间便只有一年半。那个时候,教师拼命教,学生拼命学,可以用争分夺秒、没日没夜这八个字来形容。师生们几乎每晚都在破旧的教室里点评画作,互相写生头像。



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的石像,乍看之下,都很相似,等到走近后慢看细赏,你就会发现,每个佛龕内,其实安放着一不一样的内容,不同的佛像,不同的姿态,背后还有不同的故事和传奇。

第一次来栖霞寺,是七八年前,当时正值假期,游人如织,我自己也是随波走马观花。独自旅行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意走走停停,慢慢辨认出阿难与迦叶侍立两旁的佛陀、手执莲花的何仙姑……每一尊,都在某场浩劫中被砍头挖目。

林间的榛子纷纷掉落,有人将它们拾起,又供于佛前。秋光打在佛像脸部,龕内打扫过,看起来非常干净。凝视之,“干净”一词仿佛被拆解、打碎、稀释,灌入心田,这份足够的干净让人产生微弱的心痛。想起年幼时,下雪的傍晚,雪积得很厚了,只有门槛外搓衣板大小的一块泥土露在外面,看起来比雪还干净。

偶尔,落叶的影子投映在佛像上,斜斜地,悠悠地,从佛像头顶、肩膀、身体上滑过,慵懒的,漠然的,像一则缥缈的轻梦。于我这个游客而言,这不期然的一瞬,像命运优待,借自然机缘向我演绎天女散花,叶片不沾身的禅理。

山里的小路依旧,路边的小白树已壮可做樨。陌生的年轻人在光滑的树上刻下爱语,虽稚拙而不乏天真。树干拔高,树皮皴裂,那些汉字笔画被时光分崩离析,模糊了当年的誓言。曾经写下它的人,是否依然活着、爱着?

活着的人们,身边的,远方的,爱着的,不爱的,无不在一分一秒地向时光深处走去。每个人的生命都在一分一秒地趋向死亡,或者戛然而止。

山在,路在,树在,我是远道而来的看风景的人,做着追逼又醒不过来的梦。

那个时候,人和事,都因简单而美好。

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小学生和小学教育实况,下小学实习的时间比较长,实习过程中,教师和学生是吃住在一起的。在课程设置方面,当年的海门师范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远见和勇气,完全仿照南师大。沈鼎尧等几位美术教师还为此专程重回南师大,向曾经的老师们请教。学校把培养的眼光不仅仅放在培养小学美术教师这一目标上。他们当然也考虑到学生们将来是要当小学美术教师的,所以特别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,学习的门类很全,尤其注重美感教育,还要求学生能用通俗的语言介绍、分析作品,传授技法。

筹备办班时,学校原有的教具、资料严重不足。陆李康老师是上海人,毕业于南师大美术系,对上海、南京两个大城市里的美术用品商店及相关书店比较熟悉,采购的任务就交给了他。就这样,教学用的画具、资料,有85%是陆老师用小扁担一次又一次挑回来的。为了买到形体精准的石膏像,他们追踪到了原产地黄市,最后用小船运了回来。陆老师有一次带学生去写生,了解到该地有教学资料卖,最后回校时,只顾了资料,反而把自己家里买的茶几忘记在码头上了。那个时候,学校的上上下下,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把教学搞上去,办出自己的特色来。

第一届毕业生分出去后不久,社会反响非常好,后来就出现了兄弟姐妹一起来报考海师美术班的现象。多年后,不少学生不但成长为优秀的美术教师,有的还成了优秀的画家……

听完吴伟兄的讲述,我与他一时间相对无语:“感叹亦唏嘘”,“相对如梦寐”。那个时候,人和事,都因简单而美好。茶水续了几次,茶香也变得淡且远了,恍惚间,一切都变得有些缥缈起来。

那次谈话后不久,与同道小聚,我的座位与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房健紧挨着,众人哄然举杯,酒馥不大的我俩便私下闲聊。我说到了不久前在吴兄处听说到的海师美术班往事,房会长突然动情地把酒杯往前一推,“腾”地一下子站了起来,紧握着我的手说:“我就是海门师范首届美术班上的学生,他说的那些全是真的!”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